

K

a a

r

i

o

V a

t a

n

Arto Paasilinna

e

n

J ä

n

i

s

[芬兰] 阿托·帕西林纳——著

武忠森——译

JÄNIKSEN

VUOSI

那年的遇见
野兔

JÄNIKSEN

VUOSI

Arto Paasilinna

那 的 遇
一 年 见 野 兔



[芬兰] 阿托·帕西林纳——著

武忠森——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野兔的那一年 /（芬）阿托·帕西林纳著；武忠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2017.2重印）

ISBN 978-7-5086-7065-2

I. ①遇… II. ①阿… ②武… III. ①长篇小说—芬兰—现代 IV. ①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0458 号

Copyright©Arto Paasilinna and WSOY

First published in Finnish in 1975 with the original title Jäniksen vuos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Rights Finland, Helsinki, Finlan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本书译文由台湾宝瓶文化授权使用

遇见野兔的那一年

著 者：[芬兰]阿托·帕西林纳

译 者：武忠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31 千字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6-967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065-2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推荐序

嗨，你遇到你的

野兔了吗？

——
廖伟棠

小树熊独自趴在窗前，看着外面。

这时，一只受伤的野兔从门前跑过，摔倒在草地上。

野兔说：“小树熊，请你救救我！狐狸在后面追来了，他要把我吃掉！”

小树熊说：“我的力气太小了，打不开门闩，我也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没有办法来救你！”

野兔伤心地哭了。

看见野兔那么伤心，小树熊很难过。他想：我要是有一点儿力气就好了！我就能打开门闩了。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胳膊上有力气了。他试着把门闩一拨，门打开了。

这是我在一个童话网站看到的小故事中的一段，我很喜欢，它让我想到这本书里的瓦塔南和他的野兔。小树熊后来成为真正森林中的生

存者，瓦塔南也成为了他真正世界中的生存者。

不是小树熊救了野兔，而是野兔救了小树熊。

不是瓦塔南救了野兔，而是野兔救了瓦塔南。

于是我们看见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的诞生。其实历史上这样的瓦塔南比比皆是：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诗人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远离尘嚣住在海滨孤岬数十年，写下大量赞美蛮荒无情之力的诗篇；更决绝的是法国天才诗人兰波，二十出头，便弃绝巴黎给予他全部的感官之娱和诗歌冠冕，远遁北非做上了冒险家，把他在诗歌上的形式冒险直接转换成现实世界的冒险；最决绝的，当然是梭罗，他不遵守一切所谓文明人类订立的规条，逐草而居，不奉赋税，不惜为此入狱。

当代最像瓦塔南的，是 Beat 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和凯鲁亚克一道当过山林防火瞭望员，去过日本的山寺修禅，此后数十年直到现在名满天下仍然在山中小木屋里度日——这家小木屋直到前几年才有了电。他和瓦塔南都救熄过山火，但后者比他更接近禅，因为瓦塔南救着救着火竟然和火场中遇见的一个酿私酒的家伙一起泡在火光映红的溪水里喝得酩酊大醉！这是本书最有诗意的其中一个镜头。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人，我以前把他们叫做禅疯子，他们肯定都在生命中某一刻遇见过自己的野兔。

这个瓦塔南手捧神圣之野兔，屹立荒野之中，俨然自己的王者，足以藐视和嘲笑那个被计算机一口咬住、被社会约规牢牢套住的你和我。开始时他是一个自我流放者，结束时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的

世界只有一个律条：与野兔共存亡。因为它象征了瓦塔南和我们被掠夺的最纯真的心。

我们貌似都在等待自己的野兔，可野兔在荒野四处出现——我们找不到的，是荒野。我们的精神世界太规整了，看不到内在的荒芜，看不到荒芜中的黑暗，而黑暗就如母腹，能让我们重新出生。

我曾经遇见自己的野兔吗？我在从香港去北京的火车上阅读这本书，读完时火车正过河南进入河北，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路：碧血洒平芜，榛莽的历史延绵古战场、旋生旋灭。我曾五十次、一百次路过这里了吧？我曾很多次想过，如果我在其中一个小站下车，重新换一种生命去生活，那是何等神奇的事情！

其实我遇见过自己的野兔，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2002年。我遇见的野兔是谁，就不告诉你们了，但我的生命却猛然转变，我变得更勇猛精进，为了守护她们——而同时也以和她们一起旅行为借口，寻找着完善自我之路。

所以瓦塔南的野兔之旅，实际是他的心灵之旅。这个瓦塔南是兔年重新出生的家伙，他从此一步步回归野兔所从来之野，他的行为越来越依循森林的法则而完全藐视人类的法则，的确他所遇到的大多数文明人像外交部官员、警察、拆了别人栏杆给自己烧萨乌那的富人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的人订立的法规有什么值得遵守的呢？

于是野兔成为他判断这个世界的唯一法规，善待野兔者就是好人，恶待野兔者他必奋勇反抗之。具有如此单纯法规的人是幸福的。

而你们，遇到自己的野兔了吗？

目录

推荐序 —— 嗨，你遇到你的野兔了吗？

廖伟棠

1	野兔	1
2	现况	11
3	安排	19
4	草	27
5	逮捕	33
6	探长	37
7	总统	49
8	森林大火	61
9	在沼泽区	79
10	在教堂里	89
11	祖父	101
12	库尔科	107

13	乌鸦	117
14	祭司	127
15	熊	141
16	晚餐	151
17	火	155
18	在赫尔辛基	165
19	宿醉	173
20	羞辱	189
21	访客	199
22	白海	205
23	中央政府	219
24	后记	223

1

野 兔

两名疲累不堪的男子驾着汽车在路上奔驰，夕阳的刺眼光线穿透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令他们的眼睛感到十分不舒服。此时正值盛夏六月天。在砂石小径上，芬兰野外风情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疲倦的双眼前，但是他们俩谁也没有心思注意到向晚的美丽风光。

他们一位是记者，另外一位是特约摄影师，是两个玩世不恭的可怜家伙。两个人都已经年近不惑，年轻时的种种理想也早已远扬，远到已经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他们都已婚，都戴过绿帽，都对人生感到失意，而且两人都有初期的胃溃疡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日常烦恼。

他们刚刚才为着是应该赶回赫尔辛基还是尽早在黑诺拉投宿而意见不合，吵了一架，现在谁也不跟谁讲话。

他们笔直地朝着美丽暮色前进，两人都还在赌气，缩着脖子，情绪也都紧绷着。他们甚至没空意识到这趟旅程是多么无趣。这一路来，他们已经麻木而且疲惫透了。

阳光下的一个小丘上，有一只年幼的野兔在蹦跳着，也许是难得的夏日时光令它陶醉，野兔竟停在路中央，仅用后腿支撑站了起来；一片火红的夕阳映衬着这只小家伙，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画。

负责驾车的摄影师看见了挡在路中央的这只小动物，然而他那已然迟钝的大脑却无法及时反应，来不及闪躲。他用沾满灰尘的皮鞋重重踩在刹车上，但一切已经太迟了。惊慌失措的野兔恰好在引擎盖前端跃起。当它撞上挡风玻璃时，两人只听见沉闷的撞击声响，野兔随即摔进了一旁的树林里。

“嘿！撞到野兔了！”记者说。

“他妈的畜生，幸好挡风玻璃没事。”

摄影师刹了车，然后倒车回到刚刚发生意外的地方。记者立刻下车察看。

“你看见那畜生了吗？”摄影师很不情愿地问道。他摇下了车窗，但未熄火。

“你说什么？”记者在树林里喊道。

摄影师点了根香烟，闭着双眼吞云吐雾起来，直到感觉香烟快烧到指尖，他才回过神来。

“回来吧，我没时间跟一只蠢兔子瞎耗了！”

记者漫不经心地走在稀疏的林间。他来到一小块草地的边缘，越过一道小沟壑，然后搜寻着这一片深绿色的草地。就在草丛间，他看见了那只小野兔。

野兔的一只后脚断了，可怜地挂在膝盖下方晃荡着。即使看见有人类靠近，小家伙也疼得甚至没有逃跑的打算。

记者将吓坏了的小野兔抱起来，然后折断一根小树枝，用来固定野兔的断脚，接着用撕裂的手帕为野兔包扎。野兔将头埋在两只细小的前掌里，两只耳朵不停颤抖着，一如它那蹦得厉害的心跳。

远远地可以听见从马路上传来的引擎嗡嗡声、两下急促的喇叭声，以及一阵喊叫：

“快回来！如果你继续在这该死的树林里鬼混，咱们永远到不了赫尔辛基！你如果不马上回来，就自己想办法走路回家！”

记者没回应，他继续将野兔抱在怀里。显然，小家伙只伤到脚，它渐渐安静下来了。

摄影师走下车。他怒视着树林，却完全看不见他同事的踪

迹。他咒骂着，点起一根香烟，不耐烦地在马路上踱步。树林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摄影师在马路上熄掉了烟屁股，大声喊叫着：

“留在那儿吧，蠢蛋！自求多福了，该死！”

摄影师喊完，静静听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于是怒气冲冲地坐上驾驶座，转动启动器，猛然加速开走了汽车。马路上的砂土在轮胎的摩擦下发出刺耳的声响。不一会儿，汽车就不见了踪影。

记者坐在沟壑边，将野兔放在大腿上，远看就像个沉思中的妇女，腿上放着毛线活儿。汽车所发出的声响已经远去，太阳继续西沉。

记者将野兔放在草地上。他有点担心，怕小家伙会立刻逃脱，但是野兔却只是窝在草丛里，当记者再将它抱起来时，它已经不再害怕了。

“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平安。”记者对野兔说。

他终于办到了：独自一人在树林，穿着便装，就着夏夜，完完全全被遗弃在路边。

在这种状况下，一般人会怎么做？记者思量着也许自己刚刚应该回应摄影师的叫唤。而现在毫无疑问地，他不得不用走的，

直到有下一辆汽车出现，并且同意让他搭便车，然后自行设法抵达黑诺拉或是赫尔辛基。

这个想法实在无法令人开心。

记者打开皮夹，里头有几张百元钞、一张记者证、一张医疗保险卡、一张他太太的照片、几枚硬币、两只安全套、一串钥匙以及一枚老旧的 5-1 勋章。另外还有几支铅笔、一本便条纸以及一枚戒指。在那本便条纸的纸头上，他的老板让人印制了卡洛·瓦塔南的字样。根据医疗保险卡号显示，瓦塔南出生于 1942 年。

瓦塔南站了起来，看了看树林外最后的落日余晖，然后朝着野兔点点头。他注视着马路的方向，但是并未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他拎起野兔，小心地将它放在外套的口袋里，然后沿着草地迈步，走向夕阳所在的树林另一头。

不久后，仍在气头上的摄影师抵达了黑诺拉，他先将汽车加满油，然后决定去记者先前建议投宿的旅馆过夜。

摄影师向店家要了间有两张床铺的房间，脱去一身尘垢的衣服，然后去冲澡。梳洗一番之后，他下楼来到旅馆的餐厅。他心想记者早晚一定会出现，到时候再来算这笔账。摄影师喝了几瓶啤酒，吃了晚餐，然后又喝了一些酒精浓度更高的饮料。

但记者一直没出现。

一直到深夜，摄影师仍然坐在旅馆的酒吧里。他盯着吧台黑色台面，心里又生气又懊恼。整个晚上，他都在反复思量当天发生的状况。他突然意识到，将他的同伴遗留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荒野树林里，是个天大的错误。说不定记者在树林里跌断了腿，说不定他迷了路或是陷在某个水坑里，否则，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到黑诺拉，哪怕是徒步走来。

摄影师决定打个电话到赫尔辛基给记者的太太。

记者的太太接了电话，她用充满睡意的口气表示没有见到瓦塔南，当她意识到来电的人根本满口醉话时，立即挂断了电话。摄影师又重拨了几次，但一直没接通。显然是记者太太拔掉了电话线。

夜色将尽之时，摄影师找了部出租车。他决定重回现场去一探究竟，看看记者是否还在那儿。司机问了这个仍带着浓厚醉意的乘客他的目的地。

“其实，我不知道，就一直往前开吧，我会告诉你在哪儿停车。”

出租车司机朝后座看了一眼。就这样，出租车便趁着最后一丝夜色离开了市区，朝着郊区树林驶去，而且完全不知目的地何

在。司机不动声色地从置物箱里拿出手枪，放在自己的大腿之间。他紧张地观察着乘客。

到了小丘上，他的乘客下了指示：

“停车，就是这里。”

司机握住了防身的手枪，酒醉的摄影师此时却平静地走下车，开始在林间大声叫喊：

“瓦塔南！瓦塔南！”

幽暗的树林甚至没有传来回声。

“瓦塔南！听见了吗？瓦塔南！”

摄影师脱下了鞋子，将裤管卷起至膝盖处，然后赤脚走入树林，很快就消逝在夜色里。只听见他在林子里声声呼喊着重瓦塔南。

真是个怪人！出租车司机心想。

在阴暗树林里喧闹了半个小时之后，摄影师终于回到马路上来。他向司机要了块抹布，将脚上的泥土擦掉，然后直接套上鞋子，袜子则塞进了外套口袋。他们又驱车回到黑诺拉。

“您有个叫瓦塔南的朋友迷路了吗？”

“是的。傍晚时我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现在他不见了。”

“他的确不见了，我也没看见他。”出租车司机语带同情。



摄影师在旅馆一直睡到次日十一点左右。酒醉让他一宿头痛欲裂，他想要呕吐。突然间，他想起了记者失踪这件事，觉得有必要立刻通知正在上班的瓦塔南太太。电话里，摄影师一五一十地对她说：

“他头也不回，就直接走到小丘上去找一只兔子，我叫了他好几次，他完全没有回应，我就只好把他留在那儿了。他看来是想留在那里吧！”

瓦塔南太太接着问：

“他那时喝醉了吗？”

“没有。”

“那他到底在哪儿呢？人不会就这样平白无故消失啊！”

“但他就是不见了。他不会恰巧回家去了吧？”

“没有。老天，他真是叫我抓狂。让他自求多福吧！总而言之，你告诉他，叫他立刻给我回家！”

“我要是能够转告他就好了，可我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那就去找啊！然后叫他打电话找我，同时告诉他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花招了。好了，我有个客户在等我，你叫他打电话给我，再见。”

摄影师打电话回报社：

“就是这样……还有，瓦塔南不见了。”

“他上哪儿去了？”编辑部的秘书问道。于是摄影师把事情又说了一遍。

“他最后一定会出现的。你们的报道不是那么紧急，可以往后延，等瓦塔南回来了再刊登。”

摄影师猜想瓦塔南也许碰上意外了，但赫尔辛基方面要他安心：

“你先回来吧，他会没事的。再说，这也不关你的事。”

“我要不要去报案呢？”

“必要时，他太太会去报案。她知道了吗？”

“她知道了，但好像并不在意。”

“好吧，他们的家务事跟我们也没有关系。”